

第一章

麗河邊停了一艘華麗的畫舫，悠揚樂音不斷從裡頭流洩出來。附近的人都知道，那是皇家專屬的畫舫，進出的都是雪月國有頭有臉的人物，今夜想必又在那辦宴會了。

歌舞教坊的舞人隨著絲竹聲輕歌曼舞，月光投下柔和的顏色，整個畫舫呈現朦朧之感。

貴族們享受著上乘的歌舞，把酒言歡。

「這首〈清平〉豈不是羽遙跳得最好？他人呢，叫他出來！」酒喝多的威武大將軍龐威，以粗啞的嗓子嚷嚷著。

樂聲暫停，在場的舞人面面相覷，不知所措。

大將軍要他們的首席樂官出來跳舞，是不合禮數的。

樂官是歌舞教坊的管事者，從歷屆出眾的舞人中選拔出來，能勝任者不僅有絕頂的舞藝，在做人處事方面更要有八面玲瓏的能力，雖沒有品階，但也算得上是宮中的要員，平日裡往來、服侍的都是皇親貴胄，也是一些低品階大臣不敢得罪的對象。

「怎麼，是不給本將軍面子嗎？」龐威扯著嗓子，被酒意醺染的臉有些漲紅。他剛打勝了一場仗，正是皇上面前的紅人，他這一吼，四周官員也不免有些驚慌。這時悅耳的絲竹聲忽起，一下就把壓抑的氣氛攪散，瞬間又恢復了平和。

一抹身影出現在眾人眼前，修長的身段柔韌有致，一看便知是男子的身形，不同於女子的溫軟柔媚，他的舞姿多了一份俊朗颯爽，剛強中帶著流暢，十分優美。湖藍色的長衫隨著那人的擺動搖曳著，如同湖水般蕩漾，他面上蒙著薄紗，遮去了一半的面容，只露出那雙靈動溫潤的眼。

龐威眉眼笑開，認得那雙如玉如水的眼，正是首席樂官素羽遙。

整個雪月國，也只有他有這樣多情溫潤的眼。

那是他身上獨有的氣韻，別人想模仿也模仿不來，他雖不是長得多俊美，但那份舒服溫潤的氣質仍有一番動人之處。

素羽遙拋出水袖，一個轉身舞近龐威，特意在他面前起舞。

龐威朗聲一笑，杯中注滿美酒，隨著眼前動人的舞姿，暢快地一飲而盡。

他十分喜歡看素羽遙跳舞，雖說他現在做了樂官，只負責調教舞人，但龐威覺得，那些舞人沒一個比得上素羽遙。

流轉的音樂到了高潮，隨著素羽遙幾下輕巧的後空翻，湖藍色的舞衣像是與流淌的河水融在一起，優美曼妙的舞姿令眾人都著了迷。

一曲舞罷，等到他停頓了身形，畫舫立刻響起掌聲。

「好！」龐威率先喊了一聲，命人倒了酒，送到素羽遙面前，「羽遙，這杯酒是本將軍賜你的！」

「多謝將軍。」素羽遙的聲音低沉溫柔，讓人聽了舒服。

見狀，四周的大臣不免小聲議論，這威武大將軍莫不是看上了教坊樂官？

根據雪月國的傳統，歌舞教坊裡的人不論男女，都是可以隨便指給貴族的，不過

即使進了這些世家大族的門，也是身分卑微，得不到太多尊重。

所以尋常人家如果不是走投無路，絕不會將自己的子女送入教坊，成為地位低下的舞人，淪為貴族取樂的對象。

若是沒有被指給任何貴族，退出教坊之後，就得靠自己過往的積蓄度日，所以教坊中的歌舞藝人都很看重貴族的打賞，也拚了命練習技藝，以博得更多的賞賜和機會。

教坊，就是競爭如此激烈的殘酷場所。

龐威瞧著素羽遙，要他喝下杯中酒，素羽遙遲疑著，最終在龐威面露不悅之前果斷摘了面紗，喝下他賞賜的酒。

他的臉一露出來，眾人俱是一驚，那張臉分明被人打腫了，順著眼瞼往下，一片紅腫還沒有褪去，難怪要覆著面紗。

龐威面色一沉，冷聲道：「是誰？」

素羽遙跪了下來，黑眸微斂，溫和平靜的道：「是羽遙練舞時沒有注意磕傷了，不礙事，就怕污了諸位大人的眼，這才覆著面紗。」

龐威上下瞧他，冷哼一聲，酒杯在桌上發出重重聲響。

此時另一個微冷的聲音響起，「龐將軍看起來很心疼啊，區區一個教坊舞人，不如求皇兄把素羽遙指給你。」

那語氣裡透著嘲弄，明顯不懷好意，不過周圍的大臣卻都不敢吭聲，因為發話的是當今皇上的三弟，衡王雪若謙。

雪若謙地位甚高沒有人敢得罪，桀驁不馴的性格無人可以勸管，就連當今皇上都要容忍幾分。

龐威眯眼看他，忽地爽朗一笑，「王爺的提議，龐威倒是沒想過，回去可要好好想想，畢竟羽遙可是這教坊的首席樂官，恐怕皇上不會輕易答應。」

「首席樂官又怎樣，也不過是教坊裡的一個舞人，龐將軍剛立下赫赫戰功，皇兄又怎會不答應，你看上他，這可是他的福氣不是嗎？」雪若謙話說得尖酸刻薄，誰都聽得出他語氣中的歧視味道。

不過雪若謙一向看歌舞教坊的人不順眼，也是雪月國上下皆知的事情。

素羽遙面不改色的道謝離場，又吩咐舞人們再多奉上酒水，一場夜宴算是圓滿結束。

送走了那些朝中要臣，素羽遙命人打掃畫舫，到一切工作結束，已是月上中天了。他從畫舫走下，沿著岸邊的小道踏著月色回家，突然，一道佇立在江畔的身影令他停住腳步，還未靠近，便聽見對方譏諷的聲音——

「區區一班舞人你都管不好，又是哪個大膽的打了你，你竟還留他在教坊？你這人比過去越發虛偽了。」

雪若謙目光森冷，看月光照在素羽遙的面頰，明明不是多俊美卓絕的容貌，卻有一種獨特的出塵性感，讓雪若謙看得扎眼，這張臉不知何時變成了心裡的針和刺，戳在心頭。

「王爺。」素羽遙輕輕喚了聲。

「你對別人仁慈，當年卻對無傷那麼殘忍！他是你兄弟，你竟眼睜睜看著他去死，素羽遙，我一輩子都會恨你，是你害死了我的無傷！」

聽雪若謙憤恨的說著，素羽遙心中微擰，這個平日放蕩不羈的人，面容已不似幾年前的俊美無儔，這些年他總是滿臉鬍渣，頭髮也不束冠，總是狂野的散著，怪不得被宮中人暗稱瘋馬，行為舉止都隨興放浪，而這都是因為他失去了心中最愛的人。

素羽遙的眼眸輕輕閉了閉，復又張開，他這樣怨恨的指控不是第一次，也不會是最後一次。

他知道雪若謙心裡的恨和痛需要發洩，但是無論如何，他所愛的季無傷都不會回來，而自己這個季無傷昔日最好的夥伴，也變成雪若謙心底的劊子手，一輩子都無法洗脫罪名。

「你害死自己的好兄弟，做了首席樂官，素羽遙，你以為這樣就會有好日子過嗎？不會！你這一輩子不過就是個任人拿捏的玩物，哪日皇上將你指給了貴族，你樂官的位置也就不在，但你這雙沾了血污的手，永遠都不可能洗淨！」

「是，我做這個首席樂官很辛苦，所以，請王爺不要輕易的說要把我指給別人，我誰都不想要，只想好好的跳舞。」素羽遙忽地望向雪若謙，那眼神在月光下閃爍著異樣光彩，令雪若謙一怔。

但他很快又輕蔑一笑，靠近素羽遙，深黑的眼眸有幾分犀利，「難道你到現在還喜歡我？」

素羽遙呼吸一窒，神情卻依舊冷靜，看不出情緒，「我知道誰都無法取代無傷在王爺心上的位置，我不會這麼沒有分寸。」

雪若謙冷笑，貼近他，呼吸幾乎噴灑在他臉頰，森冷的道：「就算我以後會喜歡其他人，那個人可以是任何人，卻絕不會是你素羽遙！」

「而現在，看著你痛苦就是我的樂趣，在你放開無傷的手的那個瞬間，你就不再是我朋友，我只恨自己有眼無珠，竟把卑鄙的你看作是值得結交的朋友！」

素羽遙垂首苦澀一笑，「王爺的這些話，我都記得，我是卑劣的人，王爺則不是，所以這些年不管王爺多恨我，都沒使過卑鄙的手段對付我，這點我很感激，今後也請王爺不要因為我這種人而髒了王爺的手。」

「你……」雪若謙沒料到他會說出這樣一番話，一時間無語，他眼神複雜的瞧著他，半晌，那埋在心底的話脫口而出，「你當時在崖邊為何要放手，教我怎麼相信你不是故意要無傷死，這一放手便是一條人命……」

素羽遙抬了頭，清亮的眼也望著雪若謙，「若我說這是為了無傷好呢？」

雪若謙心頭一震，面容僵住，抬手用力推了他一把，令素羽遙後退數步，「混帳！一條人命你說得這樣輕鬆，什麼叫為他好？明明是為了爭那首席樂官的位置，沒了無傷，自然就是你。你為了他好會眼睜睜看著他去死？就算他有多不喜歡待在教坊，你也……哼，簡直無恥！」

他說得激動，聲音也充滿怨恨。「素羽遙，你若有些良心，也不會令我恨你至此，承認自己的錯有這麼難嗎？！」

素羽遙輕輕閉上眼，身影隱在夜幕裡，雪若謙看不清他的神情，只覺得他是被自己說中了，無言辯駁，心中越發氣憤，他拂袖而去，不想再看到這個卑鄙惡毒的人，彷彿和他多待一刻都會讓自己不能呼吸。

素羽遙看著他在夜色裡絕塵離去的背影，露出淡淡的苦笑，看了看天上的孤月，輕嘆一聲，轉身步入小巷，往自己家裡走去。

推開自家住的小院大門，素羽遙微微一驚，只見兩個舉著火把的男人正圍著母親馬氏。

「娘，怎麼回事？」他走近，這才看清那兩個大漢都穿著城中賭坊的衣衫，他看向母親，馬氏則低下頭，不去看兒子。

「來得正好，你娘今兒個輸了錢，賴了帳想溜呢！也算是熟人了，誰都知道她是你素公子的母親，素公子，這錢……」那大漢上下看他，語意不言而喻。

素羽遙看著母親逃避的目光，心底微沉，淡聲道：「多少錢？」

付清銀兩，送走要債的，他闖上門，那邊馬氏準備回房，素羽遙走到她身邊，正想說話，馬氏卻先開了口。

「別跟我說教了，不賭這種話就算我說得出來，你也不敢信吧，這習慣跟了我十幾年，你說我怎麼忍得住，我辛辛苦苦養你們兄弟倆，如今你弟弟也長大了，為娘就這點樂趣，你還要攔著我嗎？有你這麼做兒子的？」馬氏漲紅了臉叫嚷，眼睛卻始終不敢看兒子。

「文新還在書院唸書，妳若是賭大了，付不出束脩該怎麼辦？」素羽遙的聲音並不大，也沒有責怪的意思，卻讓馬氏聽得很不舒服。

「你問我怎麼辦？你爹那個死沒良心的東西，老早扔下我們不管，我拖著你們兩個小的，早就沒心力了，如今你可以賺錢了，還要問我怎麼辦？想你弟弟活得好，就自己想辦法。」馬氏紅著眼喊著絕情的話。

素羽遙從懂事起，面對的就是這樣的母親，在他看來，她不過是個命苦的女人，被男人拋棄，卻要帶著兩個年幼的孩子，為了在這個世上生存，她以前也幹過很多活，受過很多苦。

終於有一天她累了，把他賣入歌舞教坊。

他還記得那天，常年勞苦而滿臉皺紋的馬氏哭著說：「羽遙，你不要怪我，怪只怪你生得不好，來了這家裡，現在去了教坊，你一定要乖乖的練舞知道嗎？只有聽話把舞跳好了，將來賺了錢，才可以養活我跟你弟弟……」

那時候八歲的素羽遙還不是很懂，只是不忍看自己的母親這樣傷心，後來漸漸長大，也明白了自己的命運，一個嗜賭的母親和年幼的弟弟，若是他不拚命賺錢，那麼弟弟也極有可能遭受和他一樣的命運。

為了這點，小小的他一直努力的往上爬，到了如今的位置。

素羽遙看著母親離開，終是什麼也未能說，身後傳來開門的聲音，他回過頭，看見弟弟素文新站在那裡，也不知他是何時回來的。

素羽遙怕弟弟聽到母親方才絕情的話，有些擔心的看著他。

素文新的神情卻是淡淡的，走過他身邊，尖銳的聲音才響起來，「是我就不會替

她還錢，就因為你一次又一次這樣做，她才越來越墮落。」

「文新……」素羽遙看著比自己小三歲的弟弟，發現他眼裡沒有兄弟的情意，反而是滿腔的怨恨。

「這個家根本不成樣子！你以為我喜歡待在這裡嗎？在書院裡我就是個笑話，成天被人嘲笑有個做舞人的大哥，還有好賭的母親！」素文新怒吼，一張俊臉漲紅，面上充滿了痛苦之色。

「再熬一下，等你從書院出來，考了功名，別人就不會……」

「不會笑話我嗎？」素文新霍然抬頭，打斷他的話，眼中的苦澀跟傷痛，都讓素羽遙無法再說下去。

「你不要再做那些勉強的事情，就算我進了貴族的書院，就算我將來能出仕做官，還是不能挺直背脊，那些人不白關照我，都是對你有所求不是嗎？你以為這樣換來的前途我就會開心，就會幸福嗎？」

他知道這一切不能怪大哥，但是他受夠了讓人指指點點，他對兄長的心疼抵不過心底的埋怨和失望，怨恨上天為何要讓他出生在這樣的人家！

素羽遙嚥下傷心，溫言道：「我懂了，但你還是要把學業完成，這不是為我，是為你自己。」

素文新看了他一眼，轉身回房。

歌舞教坊傍著儷河，午後金色的陽光灑在草地上，形成一片美景，還不時有微風拂過。

素羽遙當上樂官之後，教坊的氣氛沒以前緊繃，前任樂官是一個拘謹的人，而素羽遙身上則多了一分溫暖，他時常帶著宛如春風般的笑容，也讓這教坊變得沒那麼恐怖。

獲取人心的方法並非只有嚴厲手腕，素羽遙以他自己的方式管理著教坊。

經過的地方，舞人們便向他行禮，素羽遙喚過一人，慵懶的嗓音輕問：「清然在哪裡？」

那舞人看了他一眼，指指後面，「在那邊練舞。」

段清然是新來的舞人，原本的主人死了之後便被賣來這。來的第一天，段清然便想逃走，在捉他回來的過程中，他邊反抗邊怒罵，說他們誰都沒有權利把他留在這裡，他是他自己的，不賣給任何一個人。

素羽遙臉上的傷也是段清然打的，憤怒的段清然只曉得要對抗每一個接近他的人，這讓大夥兒十分驚慌，他們從沒見過這樣烈性的人。

本以為素羽遙會責罰他，但素羽遙這些天來都沒有做什麼，今天忽然問起了段清然，難不成是要秋後算帳？指路的舞人暗暗猜測著。

素羽遙點點頭，順著長廊往教坊後面走，突然，身後傳來一聲輕笑，「怎麼，你是要去教訓那個傢伙？」

素羽遙回過頭，身後站著一名比女子更為俊美的男子，是慕雲，和他同為教坊的樂官，是他的副手。

素羽遙微微一笑，「只是去看看他能否適應，畢竟明天就有宮廷宴會。」
慕雲手上的摺扇搨了搨，喔了一聲，露出一抹笑，「你可別太慣著他，哪天爬到你頭上就難治了，他可是隻厲害的野貓，那天不已經把你的臉抓得差點破了相？」
素羽遙不在意他語中的譏諷，「以清然的容貌身姿，埋沒在這教坊太可惜了。」
「所以呢，你打算培養他做你的接班人，還是讓他在那些貴族面前技壓全場，好享受榮華富貴？」慕雲嗤笑。

素羽遙微微皺眉，卻沒有再言語，逕自離去。

來到湖邊，素羽遙見到段清然練舞的模樣。

段清然今日穿了件月白淺紋的綢衫練舞，從遠處望去，湖水映著他翩然的身姿，側顏在陽光的照耀下恍若鍍上金光，那驚人的美貌的確世間少有。

他就像一塊被遺落世間的純美玉石，仔細看他的臉，俊逸出塵又溫和，偏偏生了一副烈性子，素羽遙還記得那日段清然眼中的強烈恨意，令人難以想像的不屈意志。可如今才幾天過去，這人就靜靜練舞了，好像之前的事情從未發生過一樣……

「清然。」素羽遙走近他，段清然轉過身，眼裡雖透著防備，但表情並無太大波動，也沒了那日的反感跟抵抗。

「樂官大人。」段清然行了禮，低下頭，完全成了這教坊裡乖順的一員。

素羽遙暗暗心驚他不變的態度，他上下打量著段清然，試圖看出他的心思，卻看不出一絲一毫。

「明日宮中的宴會，會指派你領舞，想必慕雲已經對你說了。」素羽遙最後只是把來意道出。

「是，慕雲大人已經把明日的舞曲選定，也教過清然全部的禮儀。」

「這是你第一次在宮中領舞，好好表現，大人們會給很多賞賜。」素羽遙拍拍他的肩膀。

這話讓段清然抬起頭，眼中霍然閃過的厭惡來不及隱藏。

素羽遙怔了怔，明白自己踩到他的底線，段清然是個明白人，其實無須多說，要什麼想必他自己很清楚。

「你想離開這裡，就必須有足夠的積蓄，反抗和逃跑不能改變什麼。」素羽遙說完轉身離開。感覺到段清然在身後瞪他，他輕輕一嘆，想著段清然的個性，終有為自己招禍的一天，定要多關照他才行。

至於為什麼要這麼做？也許是他讓他想到了自己的好友吧。

第二章

素羽遙一整個下午都花在看布上，等布莊老闆走了，他捶了捶自己幾乎僵硬的腰桿，他要選一批剛上市的新布做舞衣，畢竟舞衣算是舞人的行頭，不能輕忽，有時能讓人眼睛一亮的關鍵就出在多彩的華衣上。

他翻開帳簿細細記下，窗外忽然傳來些許吵雜聲，他放下帳簿，推開窗子問：「發生什麼事？」

「是、是衡王……」屋外低聲議論的舞人回覆。

素羽遙挑了挑眉，正欲出去，又聽那舞人道：「看見了嗎？衡王送清然回來呢，聽說他今天的舞跳得很好，在場的大人們十分驚豔呢！」

素羽遙出了屋，正巧看見順著九曲橋緩步走來的兩人。

段清然今日穿了件淡綠色的錦衣，和雪若謙兩人並肩站在一起，遠遠看去，像是一幅畫。

「看見了嗎？我說他厲害著呢！」身邊傳來促狹的笑聲，慕雲不知何時到了他身畔，戲謔的道。

素羽遙面容低垂，慕雲看不清他的神情，便湊近道：「欸，你可要小心點啊，這些年有見過衡王送舞人回來嗎？這段清然一開始便和你不合，現下討了跟你不對盤的衡王歡心，只怕以後連你都要顧忌三分。」

他挑著眉斜睨素羽遙，素羽遙溫潤的臉上沒有太多表情，只是那雙黑玉一般的眸定定看著那頭相談甚歡的兩人，久久不曾移開。

因為有貴客到，素羽遙命人在夢湖亭備了茶，雪若謙看見他就有氣，奈何那人還沒自覺的在他身邊坐下。

「王爺很喜歡清然的舞？」素羽遙替他倒了杯茶。

雪若謙品了口，是他最喜歡的碧螺春，色澤極淨的茶湯，透著雅致的香味。

就算他再討厭素羽遙，這人在待人接物方面還真讓他挑不出毛病來，也對，他在這教坊混了十幾年，若這點能耐都沒有，又怎能坐上今天這位置。

雪若謙彎唇一笑，「清然的確是出色的舞人，只一曲便讓在場之人讚不絕口，聽說是新入教坊的？你看人的眼光倒是不差。」

「王爺過獎了，挑選上佳的舞人，為皇上和大人們獻上絕好的舞藝，便是我們教坊存在的理由。」素羽遙淡聲道。

「過幾日皇兄生辰，你倒是可以讓清然獻上你那獨門的蓮花舞，皇兄一定會喜歡，就怕你藏著掖著，不讓別人學了去。」雪若謙挑釁的看著他，語氣也透著嘲弄跟蔑視。

素羽遙淡淡一笑，「清然如此優秀，只怕要不了幾年，就是這教坊的首席了。」

雪若謙挑眉，「也是，你年紀也大了，若是失去這樂官的位置，最好速速跟了別人，否則若等年老色衰被逐出教坊，那時可怎麼辦才好。」

「我落得如此下場正是你想看到的，不是嗎？」素羽遙清澈的眼看著雪若謙。

雪若謙被他直接的問句弄得來氣，恨聲道：「不錯，我就等著看你淒慘落魄！」

素羽遙唇角揚起淡笑道：「他讓你想起無傷是不是？一樣的絕頂身姿，同樣的傲骨和不屈之氣。」

雪若謙心頭如被重擊，瞪著他道：「你沒資格提這個名字，還有段清然，今日我記下這個人了，你別想暗中使壞陷害他，若有什麼事，我絕不會放過你！」

素羽遙笑了，那抹笑容如往常一樣溫煦，他不是長得特別好看，但這笑容卻讓人無法把目光從他身上移開，同時也讓雪若謙更恨得牙癢癢，說不清為什麼，就是讓他生氣。

他站起身，甩袖就要走，不想跟這個人待在同個地方。

「王爺，我送你。」但身後那抹該死的低醇嗓音還是如影隨形。

「不需要！」雪若謙疾步走著。

「不，這邊正在修繕屋子，路上多有不便，還是由我帶著王爺走比較好。」素羽遙堅持，擔心他的安危。

該死的，他就不知道怕自己嗎？

雪若謙倏然轉身，伸出手，想把跟在身後的素羽遙一把推開，不料卻看到素羽遙忽然臉色大變，高聲驚呼。

「王爺，小心！」

雪若謙下意識回過頭，發覺他後方搭起的竹架整個倒塌，正朝著自己砸過來，他心知閃避不及，下意識閉上眼。

就在這瞬間，他感覺身體被一股力量推倒，身上一暖，意料中的疼痛並沒有降臨。雪若謙睜開眼，驚訝地發現伏在自己身上的是素羽遙，他面露痛楚之色，那竹架子就砸在他腰背上。

「你……」雪若謙吃驚地瞪大眼，不敢相信素羽遙竟會替他擋去這重重的一擊。

「我……沒事，不能讓王爺受傷……」素羽遙忍著痛，想從他身上爬起，無奈他胳膊剛一撐地，整個背上如火燒般的痛楚就蔓延開來，痛得他不敢亂動。

雪若謙站起身，一下抱起他，看著他已然刷白的臉，也知情況嚴重，急得大喊，「快叫大夫！」

白布一點一點纏在素羽遙的後背和腰，固定藥布，雪若謙站在在明亮的燭光前，看見他後背的紅腫，心裡竟有些莫名的不舒服。

他把這情緒歸咎於素羽遙自作主張的救他，誰要他救，他才不要欠他人情。想是這麼想，但見他因為自己而受了這麼重的傷，仍舊有些愧疚。

「這幾日都要熱敷上藥，切記要好好休息，不可做什麼劇烈的動作，更不能跳舞。」老大夫不忘叮囑，這樣的傷勢不該再有什麼大動作，否則很容易落下病根。

素羽遙點點頭，額上冒著冷汗，他筆直的坐在那裡不敢亂動，因為任何一點輕微的動作，都會帶出強烈的痛楚。

送走了大夫，雪若謙沒有離去，室內只剩下兩人，見素羽遙想轉過身，他阻止，「你別動，大夫都叫你別動了。」

素羽遙停下動作，沉默在他們之間蔓延。

「我不會感激你。」半晌，雪若謙吐出一句。

素羽遙怔了一下，因為無法轉身面對雪若謙，自然看不到他臉上的神情。

他繼續道：「你如果以為這樣做，我就能原諒你過去的所作所為，那你就錯了。素羽遙，有時候我真的不懂你，有時你會表現得像剛才那樣很善良很無害，但是面對垂死的無傷，第一個放手的也是你，到底哪個才是真正的你？」

素羽遙沒有回答。

見他不說話，雪若謙臉冷了下來。「也是，問你這話的我還真是蠢，你是什麼樣卑劣的人，我不是早就知道了嗎？」

這話像冰柱刺入素羽遙心裡，雖然他從不曾想過他會諒解，但總被無情的話語刺傷，心裡的那道傷痕越來越深，卻又無法袒露給人看，只能任由痛楚日夜糾纏。雪若謙說完便惱怒離開，素羽遙在冰冷的床鋪上艱難的動了動身子，好不容易站起身，走到窗前。

窗外的斑駁月色映照著湖水，而他的心卻有如枯井一片空虛。

稍晚，他被教坊裡的人送回家。

得知大哥受了傷，素文新看著他，忽然悶聲道：「白天那位大將軍來過。」

素羽遙轉頭看弟弟。

素文新硬著聲音道：「你以後是要跟了他嗎？」

弟弟直接的話語讓素羽遙面色一白，淡聲道：「沒有的事情，不是這樣。」

素文新見他好似無所謂，頓時有氣，「我們都知道你的命運，教坊的人不都會這樣嗎，不是指給哪個大官，就是將來被驅逐。你以為做了首席樂官就不一樣？前幾任的首席樂官最後不也都去了官員府裡做小，只比尋常的舞人下場好些。」

他的聲音有些激動，似乎比兄長更不能接受這樣的事情。「再說了，那將軍看來品階很高，若他真跟皇上要了你，你能逃走？」

素羽遙神情一黯，「龐將軍應該不是個強人所難的人。」

「在他眼裡你不過是個舞人，你以為他會跟別人不一樣？」素文新苦笑，倏然緊緊握住他的手，「哥，若你真不願意，我們就逃走，帶上娘一起走，這偌大的雪月國，總有我們的容身之地。」

素羽遙心中一動，有熱流注入，但他必須告訴弟弟現實，他輕輕反握住弟弟的手，「文新，你想得太容易了。」

素文新滿腔的熱血像被澆了盆冷水，他不是個擅長表達的人，好不容易對大哥釋出感情，但是大哥的話，讓他覺得自己又做了傻事，或者是多事。

「說到底你就是捨不得富貴安穩，寧願去做那些男人的玩物，也不願靠自己生存！」他怒道。

素羽遙溫和的看著弟弟，「我知道大哥讓你失望了，你不用管大哥，只要管好你自己。」

素文新霍地站起來，恨聲道：「好，我再不管你，你是死是活，要做玩物還是傀儡都隨你，反正你也不是第一天這樣活了，沒有尊嚴這種事對你來講，根本不算什麼！」

段清然被素羽遙叫到舞齋的時候有些驚訝，心中暗想他是不是要為難自己。

只見素羽遙身著淡藍色的綢衫坐在椅上，在這清晨看來，如同外面的湖水，有股難言的出塵氣質。

他不是很看得慣素羽遙，容貌一般，平時溫暖的微笑在他看來也不過是故作姿態，只是此時看來，的確有幾分教坊樂官的氣勢。

「公子叫我？」他行了禮，不給人抓到什麼錯處，他學乖了，在這教坊若要隨心所欲，必須取得高人一等的位置，而素羽遙的樂官之位，是他勢在必得的。

「三日後舉行的宮廷夜宴，衡王指名要你領舞。」素羽遙道。

段清然心中一喜，面上卻維持著平靜，「謝王爺看得起，那是清然的榮幸。」

素羽遙淡淡一笑，「這可是不小的機會，那天是皇上的生辰，宮中高品階的官員都會出席，教坊的表演必須有出眾的地方。」

段清然抬頭看他，靜靜的聽他說。

「皇上偏愛蓮花舞，你可有聽說過？」

「可是傳聞於蓮花之上所跳的舞蹈？」

「不錯，在金子鑄成的蓮花上，以輕巧細膩的舞姿來引人注目。」見段清然眼中有了期待之色，素羽遙微微一笑，「這舞對舞者的步伐體態要求極高，既然要在蓮花上曼舞，細巧輕靈的舞步是必須的。你的舞藝本已無人能出其右，這蓮花舞想來也難不倒你。」

「清然會盡力。」段清然看著他，目中充滿堅定之色。

素羽遙點點頭，「這幾日我會指導你跳蓮花舞，也會告訴你皇上的喜好和習慣，你用心記著，到時皇上龍心大悅，自然會有賞賜。」

段清然面露疑惑，「公子真的會全部教我？」他可不相信素羽遙會傾囊相授，自己受矚目的話，對他一點好處也沒有不是嗎？

素羽遙薄唇微展，「好的樂官自然要把最好的舞者呈現給皇上。」

素羽遙真誠的面容上沒什麼虛偽之色，他長得不算天香國色，但就是這份溫柔的姿態，讓人很舒服，不會有戒心。

但越是這樣子，段清然心底越不以為然，他暗暗留了心，不想著他什麼道。

那之後兩人開始密集練習，終於到了皇帝生辰那日。

皇帝的壽宴，自是辦得格外盛大。

衡王雪若謙依舊披散著頭髮，俊美的容顏下半部被粗野的鬍渣掩蓋，雖身著華美衣袍，但著實不像個王爺。

在議論聲中他奉上送給皇上的賀禮，引得龍顏大悅，大加讚賞，足可見皇帝對他的重視。

優美的樂聲緩緩響起，絲竹聲正般配這耀眼的夏天景色，皇帝帶著笑意，看著在淡綠綢衫襯托下的舞人們，隨著一朵巨大的金蓮步入園中。

金蓮之上出現一個身影，修長柔韌的身段，穿著月白薄紗製成的舞衣，風輕輕吹過，衣袂飄飄，在月光之下竟如同仙子，不似凡人。

所有賓客皆被這迷人身姿所吸引，忘了飲酒作樂，眼睛眨不眨地盯著金蓮上頭的人。

伴隨著越加流暢的樂聲，段清然身姿輕盈若仙，水袖在音樂中飛揚，與樂聲契合，柔軟的身段令人讚嘆，他忽地下腰，眾人都以為他要摔下蓮花了，卻見他又在下一刻奇異的挺起，贏得一片喝彩。

「好舞！」皇帝發出讚嘆，拍著手，黑亮的眼盯著那從蓮花上緩緩下來之人。

他對著身旁的雪若謙笑道：「這舞可是羽遙的特技，今年叫了別人來表演，也重新編了舞，倒是別有一番味道。」

雪若謙看著那在月光下挺拔清麗的月白身影，與記憶中某個身影重疊在一起，不由得道：「以臣弟看，這舞人的技巧更在素羽遙之上。」

皇帝笑了笑，招手讓段清然走近，細看他的臉，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回皇上，小人名喚段清然。」

「你跳得很好，朕要賞賜你。」皇帝笑道，對他的表演十分滿意。

「謝皇上。」段清然彎腰謝恩。

皇帝忽然興起，道：「羽遙呢？叫他過來。」

很快的素羽遙便來到宴會場中，淡藍色的綢衫在夜裡看上去閃爍著光彩，像極了海水的顏色，十分動人。

「羽遙，他的蓮花舞是你教的？」

「回皇上，是小人所教。」

「教得很好，他倒是跳出了不一樣的味道，朕有個提議，不如你和他合舞一曲，若是兩人在蓮花之上，想必有不同的美景。」皇帝笑盈盈的看著素羽遙。

素羽遙怔了一下，雪若謙也怔住。

「不可以。」雪若謙下意識道了一句。

皇帝奇道：「皇弟你說什麼？」

素羽遙趕在雪若謙之前，低頭道：「小人謹遵聖旨。」

雪若謙瞪著他，他身上有傷要怎麼跳舞？雖然過了多日，想必還未好全，自己刻意指名段清然跳舞，本來是替他著想，現在看來倒像做了多餘的事。

素羽遙走到段清然身邊，對他耳語了幾句，一會兒樂聲又起，眾人都興致盎然地注視著藏在蓮花之後的兩人。

這次的樂聲頗有異域特色，與方才全然不同，在琵琶胡笳之聲中，只見那月白的水袖先是拋出，隨後一道藍色的錦緞迎上，兩道優美的身形瞬間立於蓮花之上，在月色映照下，像是不食人間煙火的仙人。

兩道身影慢慢交疊，素羽遙足踏金蓮，每一步都隨著音樂在舞動，舉手投足也透著難以言說的風情。

忽然段清然月白的身形騰起，竟一下踩到了素羽遙肩上，精彩的表現讓在場的大臣們讚嘆不已。

兩人有截然不同的氣韻，段清然絕美的身姿和面容，恍若謫仙，素羽遙身上有股慵懶的性感，隨著舞動不經意的流露出來，無時無刻不在撓著人心，讓人想抓住些什麼，卻偏生抓不著。

他全身上下明明遮得嚴嚴實實，但從骨子裡透露的柔媚，卻讓人心神蕩漾，同時又氣韻高潔，無法褻瀆。

這真正是妙啊。皇帝目不轉睛的看著，隨著樂聲漸漸隱去，大力鼓起掌來。

「好，好！」他連說了兩個好字，眼睛看著素羽遙，有著欣賞之意。

素羽遙還立在蓮花上，等段清然下去他也準備下去。

但一直傳來疼痛的後背，隨著動作的靜止，痛楚反而越發明顯。

他彎了腰想下來，但那倏然激烈的痛楚令他腳步一個不穩，直接摔了下來。

雪若謙一直盯著他，和別人不同，整個舞蹈過程他都不是在欣賞，而是注視著素羽遙表情，連他忍耐蹙眉的表情都注意著，看他逐漸沁出汗珠的臉，似乎也能感覺他的痛苦。

現在看他歪倒下來，他行動快過思考的躍了過去，直接把摔下的人接住。

方才還在翩躚起舞的素羽遙，不僅毫無形象地從蓮花上摔下來，一向和他不對盤的衡王還一把接住他，這是怎樣一幅奇怪的場景？大家都面面相覷。

皇帝挑了挑眉，面上帶著笑，語氣卻有幾分犀利，「怎麼回事？」

素羽遙推開雪若謙，急忙跪下，「皇上息怒，是小人的錯。」

「他身上有傷，本來就不該獻舞，如此勉強，免不了出醜。」雪若謙冷著一張臉，黑亮的眼卻是瞪著素羽遙。

聞言，皇帝反而笑了起來，「那倒是朕不好了，不知羽遙有傷在身，還要你跳舞。」

「皇上恕罪，是小人的錯。」素羽遙不曉得他笑是原諒了還是掩藏怒意，怕連累雪若謙，急忙磕頭請罪。

這一動之下造成的疼痛讓他吸了口涼氣，委實痛得厲害。

皇帝見他額上冷汗密布，而雪若謙明明是擔心，卻又古怪的彘扭著，繃著臉，皇帝越發覺得有趣，忽道：「羽遙你站起來，朕沒有怪你。」

見他站都站不起來，雪若謙忍不住去扶他一把。

皇帝看著這兩個人，眼中的笑意越發明顯，「朕這皇弟可從沒這麼關心過人啊。」他意有所指的一句話，令在場的大臣們竊竊私語，無奈兩個當事人都沒聽進去，一個人只覺得疼，另一個因為他的樣子而感到惱火難受。

「看你們情投意合，以及羽遙在教坊這些年，出眾的舞藝大大取悅了朕，讓朕可以忘卻煩惱，今天這大好日子，朕就把羽遙賜婚給皇弟。」皇帝明亮的眼看著素羽遙。

他的話一字一句落進素羽遙耳裡，心裡的震動跟驚異，讓他完全不知該怎麼反應。

皇上在說什麼？他說要把自己賜婚給雪若謙，是這樣嗎？

素羽遙一顆心顫得厲害，疼痛似乎都消失了，只剩下震驚。

雪若謙同樣倍感驚訝，不敢相信皇兄說了什麼。

「怎麼了，羽遙你不願意嗎？朕明明見你們兩人相處親暱。」皇帝微微挑眉，看著素羽遙，臉上的笑容頗為玩味。

雪若謙狠推了素羽遙一把，要他出聲拒絕。

皇兄在搞什麼，居然把素羽遙指給他，這樣的日子又是這種氣氛，以他的身分很難開口去拒絕皇兄，若是拒絕了，擺明不給皇兄面子，往日皇兄對他的容忍已經激起群臣不滿，若在今天這樣的日子當著群臣的面拂逆皇兄的意思，而且是為了一個微不足道的舞人，這樣就不只是簡單的家事了，會因此讓皇兄為難。

所以他只能閉嘴，狠狠瞪著素羽遙，要他開口拒絕。

無奈素羽遙卻不看他，一直以來溫潤明淨的黑眸此刻只是望著地上，身形微頓，瞬間跪了下來。

雪若謙面色一緩，想著他要拒絕了。誰料——

「小人謝皇上聖恩。」

雪若謙一口氣差點接不上，目瞪口呆地看著跪在他身旁的素羽遙。

皇帝看看兩人，臉上的笑容更深，「那皇弟擇日就把羽遙娶過門吧，既是朕賜的婚，這婚禮絕不能從簡，一定要好好的辦！」

Crescent